

4

T2720/296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聖諭

臣等國順

七年正月庚午申書有奉聖諭初更鑄洪武通寶

錢及舊銅錢之類廢錢銅一片數倍多

或十五文舊銅一片數倍多或十三文請公

行銀局及各行有依此為例

為準者皆以多寡為則舊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

必然而有之者宜而較多寡則工匠不堪應為定例

是都主事員委實致主事上性任戶部

官上不可日

皇明大訓記卷之七

臣朱國禎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  
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  
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  
寶源局及各行省倣此爲例 上曰鑄錢當以輕重  
爲準豈得以多寡爲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  
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爲定例  
○吏部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上不許曰  
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

大司言 卷一  
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  
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  
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  
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督僉事王簡王  
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  
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  
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  
民力以供閒卒非 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

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住彰德誠  
住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  
務爾皆專之

上召東宮諸臣論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以非商彝周  
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  
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  
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  
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  
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

能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壬午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繫一年自獄中上書陳情 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二年若不幸而歿詢獨何辜卽命釋之逮問其官吏之淹禁者

○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叅政陞辭論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一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

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海嶺之遙朝廷可無憂矣

○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旣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竝請徵之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

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  
格購捕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郭  
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  
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不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  
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  
令天下也但給以所獲牛馬

○巳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京師中途  
有逃竄者 上勅諭邊將曰元運旣終天命歸我中  
華遺民皆吾赤子今旣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

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來歸者爾  
等加意撫綏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便其畜牧  
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  
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諭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  
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  
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  
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  
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  
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癸丑十二月凡征代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諸儒臣上進命藏金匱其副藏秘書監濂等又言於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口紀錄之隨類增入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副使御史答祿與權爲廣西僉事呂本爲北平僉事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慙豈不見十雲之臺繇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之物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

澹可以願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上以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海瀆及鍾山之神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卽位七載民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爲甚方今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爲達上帝苟有罪責宜降予躬毋爲民災神其聽之旣而大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故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七月勅中書省臣曰甲冑之成勞民甚矣其初剗山取礪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鏈鍊翦製聞陝西甲甚多當繡蝕零落使出而修整之

○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



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已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八月庚子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歿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載才踈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之屍不至家魂無

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陣軍官間有歿於戰鬪或鎮守遼境身歿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卽令承襲如無應襲之人所司廩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戍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依所司驗實廩送至京官

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從其便  
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  
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  
身歿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  
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所司官給衣糧養  
贍官員仕宦遠方歿於任其妻子貧窮不能回鄉者  
所在有司送還鄉里於戲君臨天下者所以爲民也  
或君思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  
德君或懦而臣剛此古君之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  
倚仁爲弊以干刑憲

○辛丑北平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  
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上可  
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崧以爲  
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  
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  
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爲容默但保祿  
位而已

○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  
上覽畢論之曰汝策雖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  
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

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  
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  
畏威爲強正謂此耳

○九月丁丑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  
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  
的里八刺南來已五載今旣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  
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成禮袁  
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辭 上諭之  
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亾就俘曩卽欲遣爾歸以爾年

幼道理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  
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里三  
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  
視之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  
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  
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後世樂章惟  
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情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  
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  
者日驕日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體此誤迹毋有

所避

○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祇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政諱亾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

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

○丙寅詔曰釋罪宥愆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豈有獲罪而苟免致寃而無訴者故昔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其間懦君承業權繇姦佞因有大赦雖問釋君之過愆而姦頑之徒得爲漏網之魚使良善者含鬱而不伸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爲天下生民主恒恐悖理

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其條欵陳獄因若果真  
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過失因人致罪  
者悉皆宥之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  
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  
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  
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註以  
發其義

洪武八年正月丙寅 上與學士宋濂等論用人 上  
曰人才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上

莖負敗者顧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近代官人  
必舉世族則有志者不得上達多矣濂對曰誠如  
聖諭昨有僧名傅者能勤於學以所爲文求益於臣  
觀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才或有可用 上卽命濂取  
觀之喜乃白爲文諭之

○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  
食無所依者給屋舍仍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  
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  
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歿如  
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

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  
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  
朕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  
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上謂  
刑部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  
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  
爲孝子屈法以勸厲天下其釋之

○庚辰勅諭天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  
兵塞上偏裨將較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  
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  
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  
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  
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  
察之遷民鎮修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若又  
使之力役不惟共憶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  
之善也

○丁亥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  
庠故民無不習於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  
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

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二月甲午勅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復論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丙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人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勤儉仁敬之類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又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仍爲之序

○三月丙寅命 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上惻然曰太祖去世旣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亾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貨不倍商人訟於官刑部議吏罪當紀過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於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使其貨不倍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俸以賞商人

○五月庚申朔謂侍臣曰人君浚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



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  
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  
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  
昧於治理必至淪亾而後已繇此觀之能受諫與不  
能受諫之異也

○七月庚申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  
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  
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  
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高委英雄於  
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亾蓋根疎者易拔源淺者易  
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  
盛隆道益光大矣

○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  
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夷去古遠矣朕今所作  
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  
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  
花園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  
所司如朕之志

○十月丁亥朔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益  
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

通達時務者其令有司審擇以名進既而又恐有司濫舉不實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於各道俾按察司及分巡御史覈其素行以聞

○壬子 上命 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贊善大夫宋濂秦府長史林溫晉府長史朱右楚府長史朱濂靖江王長史趙堦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舊跡惟塗荆二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

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艱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謨文記之其他古跡濂歷歷舉之因事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丙辰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今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

可以知其仁善謀也可以知其智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反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

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華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旣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丁卯遣使勅大同衛指揮使周立曰古之馭天下者君用臣之能臣奉君之命上下各盡其道以圖至治是以功著史冊名垂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之廣四際遐荒各選能臣握強兵守險要卿北鎮雲中當沙漠苦寒之地晝馳驅於戎馬夜運謀於機密心神俱勞朕甚閔焉今者首春氣和堅冰漸解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力弱卿宜解甲暫自休息俟秋高馬肥然後控弦執矢觀釁而動古人謂致人不致於人卿其審之

○三月乙卯朔 上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爲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

○五月戊午 上御奉天門謂侍講學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

繇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人莫善於因能  
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 陛下欲得  
求賢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壬戌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  
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  
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  
給槨櫨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役三年  
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  
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  
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  
而死者已勅官爲槨櫨送至于家今復爲壇遣官以  
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  
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大青綠餘居  
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  
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  
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  
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  
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壬午謂侍臣曰澹薄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

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亾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亾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常保國家矣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

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又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辨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亾成湯改過不吝故爲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

及人君苟能虛已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較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愷悌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壬寅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簋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

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爲能若止以辦課爲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八月癸巳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御史閔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於蠻境轉市以售於官官雖償其直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爲患上聞之曰民爲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直

○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鑑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陞辭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九月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  
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  
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  
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  
而甘爲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  
自棄也

○巳卯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筮一姦吏至死  
上聞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  
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  
上則治繇此始不則亂亦隨之若謂胥吏小人何預

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旣隳矣民何繇安朕  
所以命著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  
之以法若吏卒背理違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  
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  
政日弛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之威  
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丞  
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  
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詔曰朕本布衣因元

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脩至方得偃兵  
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  
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軌道變  
化殃在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冀臣民許言朕  
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鑒之若假公濟私  
乖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

○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  
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  
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  
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於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  
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於不朽也

○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  
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  
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  
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傳後世昔蕭何作  
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  
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  
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  
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夜  
有賢人入夢俾圖形旁求得傳說於版築委任之海  
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  
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  
君臣者鮮矣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竝起之  
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  
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  
者欲盡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緩刑章俾之  
力役冀其格心期於無刑頃者天變于上朕心皇皇  
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  
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已之  
謂忠乎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斯爲國爲民非  
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辛巳朔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  
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  
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  
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  
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  
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  
戚關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

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帝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丙辰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

洪武十年正月甲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貢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輒經歲月資用旣乏遂流爲醫卜

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  
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  
車送之著爲令

○二月辛酉勅兵部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  
里旣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歿亾棺  
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歿無所歸或至暴露甚  
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  
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歿亾  
家貧不能舉者爲給棺葬之所司著爲令

○丁卯 上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  
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旣貴其身  
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  
道自今自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  
免徭役其已故者免子孫三年

○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謂  
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  
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  
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監  
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孽息蕃但恐所  
司不爲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

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繇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乃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五月戊寅朔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 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驅掠迫

脅爲盜皆出于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是月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不進善也汝言果導人君以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旣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 凡有作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繇是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

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  
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  
將來也

○六月丁巳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  
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  
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  
繇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共有言者朕皆虛心納  
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  
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  
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啓 皇太子處分  
然後奏聞謂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  
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  
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  
事之際鮮有過舉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  
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  
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  
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  
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  
人指石以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



玉乃石也如此則灼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以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七月甲寅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遂命爲通政使以應天

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畱難無巧言以取容無苛察以邀功無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遣御史巡按州縣諭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

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甲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諭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歿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九月戊寅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欲荒寧不親政事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且卽臨朝晡時而

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  
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  
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豐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  
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  
肱旣情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聖人之言不可不察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上親幸召致仕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  
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是以作  
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  
吾心卽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  
記之傳示來裔

○巳亥 上視朝畢顧謂翰林制侍吳沈曰人主治天  
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  
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有  
益於我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巳難入若  
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採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  
待旌賞而諫者必來

○新除有司官諭曰近日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

選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  
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  
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  
競爲賸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夫丈夫  
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  
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禹人也能爲善者賢  
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爲善爲  
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  
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知孝  
友此乃天賦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卽是率性之  
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効之是修道之教推廣  
此意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  
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丙午 上諭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  
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旣行之  
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已亦多矣前者令 皇  
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  
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各道按察司官來朝諭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究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謬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及各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瘵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材天下何憂不治

○二月癸亥命 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謂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

積德深厚格於皇天鍾吉聚慶乃生帝王以主天下  
傳世無極朕仰承 天命撫馭萬方實繇我 祖考  
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中都悲感無極今命  
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爾其敬恭乃  
事毋怠毋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太子頓首受  
命而行

○辛未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  
一人不安則事爲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爲  
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爲潮水所漬  
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  
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  
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  
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  
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壬午謂禮部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人  
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繇兼聽廣覽以達民  
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  
君又多昏蔽以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

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  
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  
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丁亥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  
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  
之有材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繇是李煥文自  
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  
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  
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  
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下于上民離于下遂失  
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  
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  
富貴矣

○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諭禮部曰曩  
者元運旣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  
愛猷識里達臘沒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  
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  
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  
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

則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舍禮哉於是自  
爲文祭之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風和  
日暖夜升壇澄霽尤甚 上大悅禮成勅中書省臣

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上古之君所定至今相承  
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周旋  
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  
至誠者少不誠者多躔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  
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  
絀自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

一年見其儀太煩乃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旣祀神乃  
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欣悅若有盼  
嚮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以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  
無怠用答神明之休祐焉

○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

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  
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  
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  
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



九訓  
卷七  
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  
四海罹殃言行若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已已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  
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滯邪所干則  
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  
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  
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  
惑於儉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  
離矣天下安得而治

上聽政之暇延諸儒賜坐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  
迪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

以學爲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僞有裨於國家善名立  
於兩間則無愧於所學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  
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者  
日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而輔朕不足乃  
終日緘默略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  
昏昧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  
不相告也又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先古帝王之道匡  
弼輔贊以成其德器而緘默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

甚矣昔者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爲生民福故  
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  
君同遊殿廷之上人君躬就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  
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  
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  
耳若理道之辭米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  
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汝等自今爲師者必盡其師  
之職學者之道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  
無如二人之爲也

○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  
書遣禮物、上賜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  
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  
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至敬之意蓋  
間謀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  
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  
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  
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乙丑加內外官年老致仕者品秩 上諭吏部曰錫  
爵報功佚老優賢國家之令典朕思創業以來文武  
羣臣宣力效勞與朕同休戚者是皆天錫英賢輔我

九  
邦國今多年高矣宜令致仕還家樂其壽考以終天  
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級給以  
勅誥以示寵章時沂州判官李齊等曰朕聞君使臣以禮年壯任  
之以事及其衰老則許其致仕此古今之通義也沂  
州判官李齊等職任有司歷年已久嘗勅中書下吏  
部召詣京師將加擢用而爾年踰六十難任驅馳特  
加一官致仕爾尚優游鄉里以樂天年復勅兖州府  
泗水縣主簿陳禮等曰朕觀古今賢能之士遇有遲  
速年有壯衰係于時運之不齊也壯有志而名未出  
君將知而年已暮雖有賢能亦將如之何哉爾等任  
事已久稽之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  
蒼頭皓首雖有自強之志力不逮矣故陞品秩俾養  
於家爾尚優游以樂餘年

○閏五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  
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夫燭火  
之光豈勝於列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  
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  
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  
不可得也

○八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丁亥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

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冀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

○戊午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陽須文且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外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歎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有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旣至爾宜以時告禮遣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爲宰

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罪

○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資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資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丁酉 上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

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人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夫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十二月丁亥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

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  
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上謂  
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  
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  
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  
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  
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  
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皇明大訓記卷之七終

